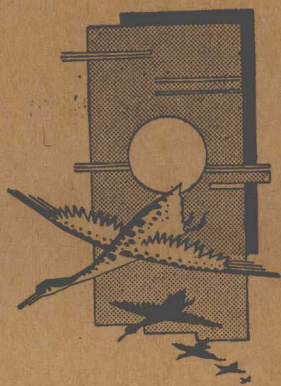


韓昌黎尺牘

國學自修用書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韓昌黎尺牘

1935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出版

韓昌黎尺牘（合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出版者 平如衡

校訂者 儲菊人

印行者 中央書店

發行者 中央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韓昌黎尺牘目錄

與孟東野書	一
答竇秀才存亮書	一
上李尚書書	二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二
上兵部李侍郎書	三
答尉遲生書	四
答楊子書	四
上襄陽子相公書	五
上鄭尚書相公啓	六
上留守鄭相公啓	六
上宰相書	七
重答張籍書	九
後十九日復上書	一一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一二
答侯繼書	一三
答崔立之書	一四
答李翊書	一五
重答翊書	一七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一七
答李秀才書	一八
答陳生書	一九
與李翊書	一九
上張僕射書	二〇
答胡生書	二二
與于襄陽書	二二
與崔羣書	二三

與陳給事書	二五
答馮宿書	二六
與衛中行書	二六
上張僕射第二書	二七
與馮宿論文書	二八
與祠部陸員外書	二八
與鳳翔邢尙書書	三〇
爲人求薦書	三一
應科目時與人書	三二
答劉正夫書	三二
答殷侍御書	三三
答陳商書	三四
與孟尙書書	三四
答呂鑿山人書	三六
答渝州李使君書	三六

答元侍御書	三七
與鄭相公書	三八
與袁相公書	三八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三九
答張籍書	三九
與鄂州柳中丞書	四〇
又一首	四一
答魏博田僕射書	四二
與華州李尙書書	四二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四二

韓昌黎尺牘

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存亮書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

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鈞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屣傾困。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賈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稠載而往。垂囊而歸。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尙書書

月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尙書大尹閣下。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迹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以爲文也。以爲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資皦白。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於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且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兪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龔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携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尙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

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官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力。甯戚之歌。謬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難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辱書。並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宰予之誠。故未敢決然挹。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以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砭砭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爲處子之秀。近

又得李七翺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况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尙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耶。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上襄陽于相公書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移族從並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揚子雲曰。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灑灑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

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上鄭尙書相公啓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感戴戰慄。若無所容措。然尙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愈幸甚。三得爲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己。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籍公牒。不敢爲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僱俛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鳩鳩平均。歌於國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伏惟俯加憐察。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留守鄭相公啓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會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爲縣。因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賄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

陵。魏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於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黷。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籍心。願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使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舟也。沉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沉浮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

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鷄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十二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甯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

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於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援狢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沉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人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既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侔。其聲嗷嗷。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

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甚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燕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閒於已仕未仕。

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感。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鱗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鱗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